



不是每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
也不是每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
一个叫苏娅的女士和她儿子毛毛
之间掩藏着一个青春的故事，
它是那么迷人，那么美丽，
又那么愚蠢……

在蓝色的 天空跳舞

Dancing in the blue sky

小岸 著

当代新都市
爱情小说
· 典藏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蓝色的天空跳舞

Dancing in the blue sky

小岸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蓝色的天空跳舞 / 小岸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78-4003-3

I. ①在…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693号

书 名	在蓝色的天空跳舞
著 者	小岸
责任编辑	关志英
装帧设计	鸿儒文轩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开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eb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36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03-3
定 价	28.00元

引 子

我不知应该从哪里开始这个故事。

这个名叫苏娅的女人静静地站在我面前，她眼睛明亮，前额饱满，肤色如麦麸。哦，最令我着迷的是她的脖颈，如同芭蕾舞演员一样硕长的脖颈。她的容貌算不上醒目漂亮，但是，如果你有耐心，你会发现她的与众不同，你会发现她的美，她的美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美。

这是我理想中的女性容貌，如果上帝可以让我自由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仍然做一名女性，那么，我希望自己长成她的模样。

当她出现在我眼前，长裙曳地，头发被一枚镶着明亮水钻的发卡绾在脑后，额前碎发逶迤而下。她的脖颈，她的硕长的脖颈系一条色泽暗沉的丝巾，如同她同样暗沉的神态与气质。

她手里牵着一个满头卷发的少年。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慵懒地扫了我一眼，没有答理我。我讨好地冲他笑一笑，他终于迟疑地告诉我，他叫毛毛。

苏娅和毛毛，就这样走进我的脑子里，走进我的小说中。

· 目 录 ·



第十八章	231
第十七章	213
第十六章	201
第十五章	187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三章	161
第十二章	149
第十一章	137
第十章	123
第九章	107
第八章	093
第七章	077
第六章	065
第五章	053
第四章	043
第三章	027
第二章	013
第一章	001



第一章



1. 青春是一场擦肩而过的烟花

青春是个颇为复杂的词汇，在苏娅看来，与其说青春是一段年龄，一段时光，不如说是一种微妙的心理感受。

读小学的时候，苏娅脑子里有个遐想的情景：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贾方方穿着新置的漂亮衣服，站在楼下喊她的名字：“苏娅，苏娅，快点出来玩。”她隔窗应一声，穿着同样漂亮的新衣服，欢快地从楼道里跑出去。她甚至想好两个人的衣服分别是什么样子，贾方方是绿色外套，她是碎花薄衫。贾方方酷爱绿色，她则钟情碎花。接下来，她们去哪里，做什么，玩什么，这些都不在她的遐想范围。她要的只是贾方方喊她下楼，然后，两个人穿着簇新的衣服，手牵手相约。这个情景便是苏娅意念中的青春，她认为这是一场仪式，青春的仪式。

苏娅遐想的情景不是没有发生过，贾方方不止一次在楼下喊她，她也不止一次听到贾方方的声音后飞奔下楼……可是，苏娅认为这些都不算，必得是春天，必得是阳光灿烂的午后，必得是两个人都穿着美丽的新衣。所以，意念中等待的这一天，竟从来没有隆重地，如她所愿般登场。直到有一天，贾方方家忽然搬走，楼下再也不会传来贾方方喊她的声音了。她才惊觉，等

待中的“青春”永远不会来了。

长大后，苏娅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年轻过。青春于她，就像擦肩而过的烟花。烟花绚丽绽放的那刻，她没来得及抬头观望，当终于抬起头，夜空只剩烟花散落的残状。她一直以为还有下一场更为盛大的烟花等着她，然而，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2. 一只手的正反面

苏娅家住在青城市边缘，这里渐次排列着许多楼房。房间是三室一厅的格局，说是厅，其实算不上厅，只是巴掌大的过道，家具和电器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厨房建在客厅延伸出去的阳台。卫生间形同虚设。楼下就是公共厕所，居民习惯去那里方便，倘若某人躲在家中如厕，反会遭到左邻右舍奚落。遇到下水道堵塞，不得不找工人疏通，矛头就齐齐指向某家，仿佛下水道不堪重负出了毛病，皆因那户人家使用卫生间不当造成。

苏娅家对门就是一户饱受诟病的人家，那是一对老年夫妇。其实算不上老，不过五六十岁，但在年少的苏娅眼里，他们俨然是一对老人了。老夫妻无儿无女，常年足不出户，偶尔洞开房门一角，门缝里便散出浓重的馊腐气味，令人掩鼻。

有段时间，家里蟑螂层出不穷。杀虫剂用了不少，却都无济于事。今天灭了，隔几天又会从犄角旮旯钻出来。有的母蟑螂还拖着身孕，这可怕的生物一肚子就能产五百只卵。苏娅母亲徐静雅对蟑螂穷追猛打，寻根溯源后，无奈地说，这些杀之不尽，灭之不绝的蟑螂是从对门家里流窜过来的。

除了对不讲卫生，滋生蟑螂的邻居心怀不满，苏娅对楼下不远处的公厕也深恶痛绝。每天早晨，厕所门口都会排着歪歪扭扭的长队。不时有内急的人，一手拿着手纸，一手捂着肚子站在队伍里，弯腰撅臀，似乎一刻也等不及了。那样子真是既滑稽，又辛酸，令人对这漫长无趣的人生都要生出恨意。她一直希望离开这里，然而，愿望就像长在树梢的果实，始终够不着，只能远远看着。直到它从树上掉下来，已经腐烂变质了。

当然，就像一只手的正反面，这个从她出生就居住的地方除了令她讨厌的一面，也有让她喜悦的一面。楼房后面，穿过一道河床就是蜿蜒起伏的山峦，从山底爬到山顶不过半个小时。春天，山上开满粉色的野桃花，漫山遍野，妖娆妩媚。她把野桃花采回家插到灌满水的罐头瓶里，看着它们吸足水分，看着它们开出艳丽的花。秋天，山上野生的黄栌变红了，像火，把整座山都烧红了。她采来红叶制作书签，用圆珠笔在叶片上写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叶柄穿一根彩色丝线，小心翼翼压在书中。几天后，水分抽干了，便成了一枚漂亮的书签。然而，这书签极脆弱，寿命都不长，一不小心，就碎了。

除了山，小区附近还生长着许多树。高大的女贞、优雅的悬铃木、茂密的楸树、修长的水杉、挺拔的白杨。炎热的夏日，白杨顶端的叶片在阳光照射下仿佛盛开的一簇簇白色花朵。楼与楼之间有一部分搭成长廊的葡萄架，清凉雅致，每年刚刚结成果实，就被顽劣的孩童摘走了。楼后的空地，还种植着几株矮小的樱桃，夏末时节，结出鲜红的果实。附近居民不屑于吃这种水果，他们嫌里面的籽太大。苏娅却懂得品尝它们的好，摘樱桃的时候，她总是叫上贾方方，两人各自端着一只碗。一个晌午，便能摘满满两碗。她们边吃边摘，抿着嘴唇，享受着樱桃的酸甜可口。贾方方家搬走以后，摘樱桃的便只剩苏娅一个。她仍旧一边摘果实，一边品尝樱桃。寂寞就像樱桃的汁液，一点一滴蜿蜒至口腔……苏娅对自己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既充满依恋，又排斥嫌弃。然而，无论她怀着怎样的心情，这是她的家，唯一的家。有时候，她望着周遭的一切，心里灰蒙蒙的，空荡荡的。眼神是迷茫的，感觉一生就在这里结束了。

3. 痛苦的旅行

母亲徐静雅是个唱青衣的戏子，年龄大了，身段走了形，就被照顾到剧场卖票。剧场演出很少，多数时间赋闲在家。

徐静雅不是本地人，生母早逝，父亲续弦，接连生下几个弟妹，她便成

了爹不亲娘不爱的多余人。草草读到中学毕业，逢戏校招生，自作主张报了名，从此离开家，再也没有回去过。幼时，苏娅见贾方方隔三差五总是去姥姥家，返回时，拎着一堆吃食，叫人眼馋。回到家，她缠着问母亲，姥姥家在哪里？徐静雅没好气地说，你没有姥姥。苏娅已经知道“妈妈的妈妈是姥姥”，懂得追问，没有姥姥，你是从哪里来的？徐静雅哄她，我嘛，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苏娅信以为真，孙悟空不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嘛，妈妈当然也可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了。苏娅跟着徐静雅去剧场看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戏演完了，白骨精被孙悟空用金箍棒打倒在地，幕布缓缓拉上，白骨精躺在戏台中央，一动不动。苏娅问，白骨精被孙悟空打死了吗？徐静雅说，当然，孙悟空神通广大，小小的白骨精不是他的对手。苏娅再问，她真的死了？徐静雅说，当然，死了就是死了。苏娅哀伤地说，她真可怜。徐静雅纠正女儿的说法，白骨精是妖精，坏蛋，死不足惜，你怎么能可怜她呢？

夜里，苏娅辗转反侧，睡不着，一直琢磨戏台上的白骨精是不是真死了？是不是永远躺在戏台上起不来了？她心存疑惑和不安。

第二天，六岁的苏娅独自穿街过巷，经过人群熙攘的闹市，准确找到剧院。剧院大门紧锁，看管剧院的老伯认得她是徐静雅的女儿，惊奇地问：“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了？”

苏娅仰起小小的头说：“我想来看看白骨精。”

“白骨精？这里没有白骨精呀。”

“有，昨天她被孙悟空打死了，我亲眼看见的，她就躺在戏台上，我想看看她还在不在？”

老伯看着苏娅一本正经的样子，禁不住哈哈大笑：“白骨精是假的，她没死，她只是装死。”

“她为什么装死？”

“因为这是唱戏。”

“唱戏就要装死吗？”

“对，戏都是假的，都是装的。”

“孙悟空也是假的？”

“对。”

“孙悟空是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也是假的吗？”

“这个……这个……”老伯被苏娅莫名其妙的问题难住了。

“我妈妈说她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是不是也是装的？”

这个问题可把老伯逗乐了，他牵着苏娅的手，把她送回家。路上，老伯告诉她，你妈妈怎么可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可能的，她是逗你玩的。

哦，苏娅终于证实了，母亲是骗她的，戏里的故事也都是骗人的。触类旁通，她一下子洞悉了很多骗人的把戏。楼下阿姨生了双胞胎，苏娅问：“阿姨，为什么你一次能生两个，别人只能生一个？”阿姨说：“我本来只生了一个，后来在纸上照着样子又画了一个，这才有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

苏娅突发奇想：“那要是照着我的样子画一个孩子，我是不是也就成了双胞胎？”

阿姨摇摇头，惋惜地说：“晚了，你已经长大了，这得刚生下来的时候画才行。”

苏娅甚为遗憾，她懊恼当初妈妈为什么不能照着她的样子画一个孩子呢，那样的话，她就能有个孪生姐姐或妹妹了。

经过白骨精事件之后，苏娅把邻居阿姨诓骗她的谎话也识破了，再碰到阿姨抱着两个一模一样的婴孩在楼下玩耍，她也没有兴致去探究哪一个是生的，哪一个是画的了。她想，大人们的话都是不可信的，他们都在骗她。她似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忽然长大了。

十岁那年，苏娅终于知道了姥姥家的确切方位，竟然在北京。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她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传播给贾方方。贾方方说，不会吧，我听爸妈说，你妈是河北人，怎么变成北京人了。苏娅信誓旦旦保证，我妈亲口说，姥姥家在北京，她准备带我和哥哥去姥姥家。姥姥家既然在北京，我妈妈当然是北京人了。贾方方半信半疑，神情充满羡慕。是啊，北京是什么地方呀，北京有天安门、有长城、有故宫、还有八国联军烧过的圆明园。苏娅早知母亲是外地人，却不知竟来自伟大的首都。难怪母亲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原来她是北京人呐。

苏娅和哥哥跟随母亲去北京的姥姥家，他们先是坐了一夜火车，又转乘汽

车，沿途一路颠簸。糟糕的是苏娅竟然晕车，她不晕火车，单晕汽车。什么是头晕目眩，什么是耳聋眼花，这些课堂上学过的成语，她总算深刻领悟了。她捧着塑料袋，吐得翻江倒海，眼泪鼻涕一塌糊涂，到了最后，欲哭都无泪了。

痛苦的旅途结束了，新的失望又席卷而来。姥姥家根本不在市区，而在远郊一个小镇。街道狭窄，楼房低矮。没有想象中的摩天大楼、霓虹灯火。这哪里是北京嘛，苏娅的失望就像一路风尘，覆盖了全身。她忽地理解了母亲，难怪母亲从不以“北京人”自居。

姥姥和姥爷对这两个突然冒出来的外孙和外孙女并不显得多么热情，他们不时瞟着徐静雅带来的两只沉甸甸的手提包，待徐静雅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香烟、白酒、茶叶、糕点、饼干。还有花生、核桃、红枣等青城特产。这些东西把姥姥家厅里的方桌占得满满的，姥姥和姥爷的两张脸笑得像两朵慈眉善目的老菊花。看过徐静雅送的礼物，他们才想起把两个外孙揽到怀里，嘘寒问暖，几岁了，几年级了，肚子饿不饿……姥爷怀里搂的是哥哥苏曼，姥姥怀里搂的是苏娅。饱受晕车之苦的苏娅只想找个舒服的床铺躺一会儿，对于姥姥这个僵硬的、不自在的怀抱持有本能的抵触。她坚持了不到十秒，就奋力挣脱，重新偎到母亲身边。一旁的姨妈笑着说，这孩子头一回到姥姥家，认生呢。母亲附和，可不是嘛，她从小就认生。姨妈比母亲小几岁，对于多年失去联系、忽然又认上门的姐姐表示了适度的礼貌和热情。

第二天，母亲带着兄妹俩去天安门。从姥姥家去天安门，还有两小时车程，母亲提前给苏娅吃了晕车药。在天安门广场，苏娅和哥哥合照了一张相，母亲搂着兄妹俩又照了一张。未了，苏娅还不满足，非要单独照一张。哥哥骂她臭美，母亲偏袒她，遂了她心愿。

那天，他们还去了故宫、颐和园。苏娅只记住了灰蒙蒙的天，熙攘的人群，相似的院落、相似的亭台楼阁。她觉得这些地方都不好玩，还不如自家楼后的风景呢。她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出来才两天，就开始想家了。

从姥姥家回来以后，苏娅十分懊丧，她拿什么向贾方方炫耀呢？姥姥家根本不在北京，而是一个小镇。而且，姥姥给她带了好吃的食物吗？没有。姥姥送给她好玩的礼物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母亲拎去许多东西，回来时两手空空。

为了应付贾方方，苏娅把一只铅笔盒杜撰成了姥姥送给她的礼物，其实那就是在附近商店缠磨母亲给她买的。去了学校，同学们纷纷赞扬，铅笔盒真漂亮，哪买的？苏娅硬着头皮把谎话说到底。她告诉他们，铅笔盒是姥姥送给她的，姥姥家在北京。哦，来自北京的铅笔盒呀。大家再看铅笔盒的眼光就变了，增加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终于有人说，附近商店也卖这种铅笔盒，一模一样的呢。苏娅心一慌，脸“刷”地红了。她有个要命的毛病，特别容易脸红。当她感觉到自己脸红的时候，拼命想控制，却控制不了，就像火上浇油，变本加厉。她对这个毛病憎恨到极点，却屡屡束手无策。她红着脸，心慌气短，眼看谎言被拆穿。幸而贾方方救了她，贾方方眉毛一扬，北京有的东西，咱们这儿未必没有，但是价格不一样。她把话题引申到她母亲买的皮鞋，她说，一模一样的皮鞋，北京卖一百元，咱们这里呢，居然就卖二百元。大家纷纷谈起同类事件，不再关注苏娅的铅笔盒。

躲过一劫的苏娅心虚地瞥了一眼贾方方，疑心贾方方洞穿了她的谎言。所幸，她也掌握着贾方方的秘密。语文课新学了一篇课文，题目是《吐鲁番的葡萄》。一个姓王的女同学说自己去过吐鲁番，葡萄遍地都是，路边堆满各种各样的葡萄，想吃多少吃多少。王同学爱说大话，曾夸耀她家养过熊猫，想想吧，怎么可能，那可是国宝啊。贾方方看不惯王同学，听她在那里夸夸其谈，当即驳斥她撒谎。贾方方说，新疆确有许多葡萄，但也没到遍地都是的地步。两人为此争执不休，其他同学则在一旁起哄助兴。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贾方方说舅舅在新疆当兵，暑假时，她刚跟母亲去看过舅舅，亲眼见过吐鲁番的葡萄。苏娅吃惊地看着贾方方，她知道贾方方舅舅确实当兵，她也确跟随母亲去看过舅舅，可是，她舅舅明明是在山东当兵的，山东距离新疆可是十万八千里呀。苏娅心知肚明，她凑上前，漫不经心地问贾方方，你上次给我的葡萄干就是从新疆带回来的吧，真好吃，我哥哥都说新疆葡萄干到底不一般，以后你要再去，记得再带一些回来。苏娅的话使这场无休止的争论戛然而止，贾方方胜出，王同学悻悻落败，不少同学围着贾方方问个不停，纷纷打探吐鲁番的消息。

苏娅想，她和贾方方扯平了，真正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哪怕指鹿为马，信口雌黄。

后来，徐静雅每年都要去一趟北京，每次提出带苏娅去，苏娅就百般推脱。晕车经历令她心有余悸，姥姥家委实乏善可陈。徐静雅也不勉强，陪她回娘家的差事就落在儿子苏曼身上。

再大一些的时候，苏娅知道姥姥只是母亲继母。苏娅对母亲说，既然她不是亲生的，何必还要去看她，还给她买那么多东西。母亲说，姥姥虽然不是亲的，可姥爷是亲的呀，再怎么，他都是生我养我的父亲。何况我去看他们又不是为了他们，我是为了我自己。

“为你自己？”苏娅不懂。

“是啊，等到有一天，他们不在人世了，我想起他们，心里不会有愧。”母亲还说了一句戏文里的唱词，“宁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这话什么意思？”

“这话的意思就是别人可以对不起我，但我不可以对不起别人。”

这是母亲徐静雅灌输到苏娅脑子里的人生箴言，等她长大以后，她才明白，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长大后的苏娅再次和母亲谈起这个问题，“妈，你说过别人可以对不起你，你却不可以对不起别人，你都做到了吗？”

徐静雅说：“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是绝对的，我只能说我努力去做了，怀着这样的心愿去做了，至于是否做到了，另当别论。就算有些事情结果背离初衷，也不是我的错。”

“那是谁的错？”

徐静雅深深地看了女儿一眼，“命运的错。”

是啊，命运的错，这话真是充满智慧！个体生命多么卑微弱小，而命运多么强大坚硬，谁能拗得过它的安排？

4. 特立独行的母亲

早几年，徐静雅是个无可争议的美人，无论脸蛋还是身段儿，都足以配得上美人称谓。徐静雅脸上最动人的部分当属她的眉毛，看了徐静雅的眉毛

就会明白什么叫天生丽质。多数女人眉毛需要修剪，可是，徐静雅的眉毛浑然天成，浓密漆黑，弯而细长，轻轻一挑，说不出的生动、妥帖。整张脸因了这对眉毛，显得活色生香。为了这对眉毛，她没少受罪。读书时，有同学怀疑她的眉毛是修剪描画的，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她无数次当着众人的面擦洗眉毛。除了眉毛，她的眼睛也算好看，虽然不大，不注意的话，像是轻薄的单眼皮，细瞧之下就显出它的别致。它是俗称的内双眼，眼睑低垂时最见它的美。这也是一双天生的戏子眼，深墨重彩之中，眼梢斜飞入鬓角，一个媚眼飘过去，就露出摄人心魄的本事。身着戏装的徐静雅是个天生的尤物，然而，这美艳的尤物也终有老去、衰微的一天。

告别舞台的徐静雅时常抱着厚厚一摞相册，对着自己年轻时的剧照左翻右看。《连环计》里貌美如花的貂蝉，《宝莲灯》里思凡越轨的三圣母，《西厢记》中风情万种的崔莺莺……这些角色都曾是她的拿手好戏。苏娅每次看到母亲翘着兰花指“咿咿哑哑”哼唱戏文，就不由得想起“美人迟暮”这个词。漂亮女人一旦老了，反倒比平庸妇人更显老相，眼袋垂落，酒窝变成狭长的法令纹，美丽的眉毛也稀疏了。看着母亲这个样子，苏娅便会替她难过，但也说不上特别难过，她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自己有一天也会苍老成这副模样。

时间是公平的，对待女人，很少厚此薄彼。青春永驻只是美好愿望，昂贵的化妆品也许能使这个愿望停留片刻，却无法停留一世。肉毒素、雌激素、整容、拉皮，这些试图挽留青春的手段也是治标不治本，一个人的衰老不止是肌肤，它是整个身体机能的退化。想想吧，一张貌似皮光肉滑的面孔下，包裹的却是衰朽的骨骼、血液、细胞、纤维，这是多么吃力、徒劳、甚至怵然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徐静雅颇有自知之明，她从不为保持苗条身段而努力节食，也不为削减皱纹耗费心思。年轻时，她尽显美丽风采。老了，洗尽铅华，素面朝天。苏娅佩服母亲这一点，这是母亲有别于普通女人的地方。

徐静雅就是这样一个人特立独行的女人，与众不同。有一次，母亲洗完衣服，拿着拖把擦洗门外的楼道台阶，也许是风把门吹上了，也许是她自己不小心把门锁碰上了，总之，她没拿钥匙，被关在门外。那阵子恰逢父亲出

差，而哥哥苏曼在外求学。当时母亲腿上套着一条玫红色秋裤，上衣是件紧身薄衫，光脚趿塑料拖鞋。天色尚早，等苏娅放学回家，至少还需数个小时。母亲几乎没有犹豫，把拖把竖在家门口就下了楼。

苏娅家去学校要经过两条人群稠密的大街，徐静雅丝毫不感到尴尬，她就那样穿着玫红色秋裤，光着脚，趿着拖鞋，大摇大摆，一路招摇过市到了苏娅学校。进了校门，打问到苏娅所在班级，堂而皇之敲开教室的门。全班同学（包括老师）的眼睛齐刷刷盯着这位不速之客。徐静雅肤色非常白，尤其趿着拖鞋的双脚异乎寻常地白，白得刺眼。有个男生小声嘀咕，快看那女人的脚，白得就像假的一样。苏娅不敢站起来，她像鸵鸟似的深埋着自己的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母亲没有放过她，她大大咧咧，旁若无人地喊她的名字：“小娅，小娅，快把钥匙给我，我把钥匙锁家里了，进不了门。”于是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异乎寻常的女人就是苏娅母亲了。

放学回家，苏娅与母亲大吵一番，她被母亲气哭了，她质问母亲：“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去学校了？你，你太不像话了。”

徐静雅却不在乎，“我要不穿成这样犯得着去你们学校吗？我去干什么了？我是去拿钥匙了。”

“你就不能耐心等我放学吗？”

“等你放学还得好几个钟头呢，而且……还烧着开水，等你回来，茶壶还不得烧漏了。”徐静雅狡黠地眨眨眼睛，“烧漏茶壶是小事，要是溢出的水把煤气扑灭了，酿成爆炸怎么办？”

母亲一眨眼睛，苏娅就知道她在撒谎。她戳穿母亲的谎言：“你在撒谎，你每次撒谎，眼睛就眨得特别快，你根本没有烧水。”

谎言识破，徐静雅也不恼，“你这孩子，就算没有烧水，我总不能晾在楼道里好几个小时进不了门吧。”

苏娅不依不饶：“你怎么就不觉得不好意思呢？你穿成那样儿走街过市就不怕人笑话？”

“没想过，也犯不着想。”

“你不觉得丢脸吗？”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碍着别人什么事了。”

苏娅悲愤地说：“你没碍着别人，你碍着我了。我是你女儿，人家笑话你就连我一块儿笑话。”

母亲优点是性子好，任凭苏娅生气指责，她始终笑眯眯的，该怎样还怎样。她不觉得自己行为不妥，这可能归结于她在舞台上待久了，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带了表演性质。别人眼里难堪尴尬的行为，到了她那里，都成了自然而然的举动。

徐静雅与苏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秉性迥异，简直不像母女。如果不是她五官与母亲有几分相似，她简直怀疑自己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徐静雅还是一个患有轻微洁癖的女人，特别喜欢洗衣服。苏娅从没有见过比母亲更热衷于洗衣服的人了。洗衣盆、木搓板、小板凳、加酶加香洗衣粉是她最乐于亲近的物品。阳台上日日悬挂着洗净的衣物，房间时常弥漫着清凉的洗衣粉味道，晾衣绳兢兢业业，几乎无一日空闲。洗衣机反倒成了摆设，一年到头，也就年根大扫除，轰轰隆隆工作几天。以苏娅的眼光观察母亲这一生，似乎只有唱戏和洗衣服是她人生的两大乐趣。苏娅父亲挖苦妻子，说苏家的衣服从来都不是穿破的，而是洗破的。